

《玄武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玄武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9928739

10位ISBN编号：7539928735

出版时间：2008-5

出版社：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

作者：凸凹

页数：425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《玄武》

内容概要

玄武村村长王立平的妹妹看上外来打工仔、有妇之夫冯景旺。王家因此残忍杀冯家唯一一头驴，掠走熟透的玉米，逼良为鸭。

王立平因艳羨村民万援朝媳妇美貌，将万援朝一棒打成植物人。炎炎夏日，求告无门的万援朝全家长跪县政府喊冤……忍辱多年，万家秘密收集证据，一夜狂奔检举王立平……

玄武是一个庞大而混沌之物。有人说，它给人一种老实、迟缓、顽固、睡不醒的感觉。然而，真是这样吗？在当今农村，一些更深刻的蜕变正在发生……

《玄武》

作者简介

凸凹（史长义），北京作协签约作家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慢慢呻吟》《永无宁日》等。其中，《慢慢呻吟》被评论界誉为“远离宏大叙事，用简洁的诗性笔调反映重大主题的范本”。

《玄武》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植物人第二章 醉鬼子第三章 冤家路窄第四章 投告无门第五章 听天由命第六章 吃软不吃硬第七章 不闹县委第八章 钝刀子刺肉第九章 灭顶之灾第十章 趁火打劫第十一章 交易第十二章 罪有应得第十三章 肥水偏流外人田第十四章 勾引第十五章 饮鸩止渴第十六章 堕落的欲望第十七章 谁是刁民第十八章 遍地血腥第十九章 跟县长叫板第二十章 星夜检举第二十一章 华丽的死亡第二十二章 乡村理想国跋
每束阳光都有其照耀的理由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植物人 老爷儿愣在头顶上，白辣辣的，一动不动。池塘里最后的一层表水，霎时就渗光了。裸露的淤泥漪曲着丑陋的斑纹，类似老人卵蛋上的皱褶。在皱褶里，一尾尾从来没长大过的小鱼，拼命地挺了挺身子，终于长大在死亡中。一股股呛人的鱼腥味，像无形之水，在池塘上空打着旋儿。一只碗口大的龟扯裂了淤泥的封口，蹦了出来。随之而出的还有一条翠皮蛇，蛇齿就衔在龟尾之上。它们拼命地纠缠着，身上的泥斑纷纷脱落，裸露得光光灿灿的。“龟蛇交尾哩。”塘边的枯树墩上靠着一个死尸一般的老人，这时他从牙缝里送出一声叹息。同时，池塘东头的破庙里也传来龟蛇打挺的哗剥之声。那里立着一块不明年代的玄武碑，碑面上雕的正是“龟蛇交尾”的图案。图案突然就缓缓地拱了起来，像伤疤愈合之后结痂的创面裂出细细密密的一缕缕缝隙，最后终于噼里啪啦地脱落了。土瓮无声无息地坍了下来。旺儿被埋在里边。“完了！完了！”旺儿失声叫着。等适应了眼前的黑暗，他的手开始向四周摸索。终于抓到一团软软的东西，他浑身哆嗦起来。“哆嗦个啥？我还没死哩。”一个女人平静地说。旺儿嘿嘿笑了两声。土瓮本是被闲置的，可是入夏以来，老爷儿晒得太歹毒了，晒得池塘都要干了，烧砖的土坯是应该慢慢地干的，现在却暴干暴躁的，一上窑就散了。窑主孙成才便让工人把几十万土坯揸进土瓮里，慢慢阴干。旺儿就是那个看坏的。瓮里且热且闷，土坯整日里率率地响，旺儿的心从此就不舒展：“早晚得鸡巴塌了。”然而王秀珍还整日里往瓮里跑，她欺哄着旺儿哩。王秀珍是村长王立平的妹子，高中毕业后就在家慎着好人儿，慎来慎去把自己慎成了老姑娘。她瞄准了旺儿那天，挽起袖子让旺儿看她的胳膊肘子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看，这是老年斑。”旺儿咧了咧嘴，表情暧昧。因为他知道，老年斑代表着王秀珍坚定的意志。（时间：20世纪50年代末，著名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）

家里又断粮了，父亲让母亲去借粮。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母亲反感地问道。父亲嘻嘻一笑，说：“因为你是女的，人家给面子。”粮终于借回来了。由于喜悦，母亲忽略了一个细节：她对襟的扣袢系错了扣眼，参差相吊，露出一小角肚皮。父亲脸色青灰，试图庄重一些，但母亲的脸色比他还庄重，身子渐渐地矮了下去，蹲在地上。“你这个人真鸡巴的操蛋，借粮就借粮，干啥让人摸奶子？”“你这个人更鸡巴操蛋，粮食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让他摸奶子，他凭啥借你？”父亲想了想，自己竟惭愧地摇摇头：“懒得跟你置气。”饭吃饱了，父亲百无聊赖地在村街上蹓了几遭，再进屋时表情很平静。油灯吹熄了，俩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又纠缠在一起。“你这人咋这么没脸没皮？”倒是母亲不情愿地嘟囔了一声。“你又没缺斤少两。”油灯啪的爆了一声。虽然已熄了很长时间，灯捻里残聚的热量好像刚刚才释放出来。池塘边躺倒的老人叫万明全，老爷儿刚露火屁股的时候，他去了一趟乡政府。管治安的副乡长于宝力对他说：“你别鸡巴瞎告了，人不是没死吗？没死就将息着吧，大热天的，谁的心里都烦。”于宝力是在暗示乡长的态度，叫他识相点。老爷子喉咙哽咽了一下，对于宝力说：“你先甭说别的，先给我点水喝。”桌上正好有半杯白开水，于宝力看了一眼，万明全也看了一眼。于宝力和气地笑了一笑，把水杯端了起来，万明全浑浊的眼睛有了点儿亮光。可他潇洒地拧了一下腕子，就把水倒在了地上，然后把杯子重重地蹲在桌上。“我这儿哪儿来的水，拿什么给你喝！”于宝力的表情还是那么温和，甚至有几分斯文。万明全默默地站了起来，又默默地走出乡政府大院。虽然院里有好几个人跟他打招呼，但他都视而不见——他的两只耳朵突然吱吱地叫了起来，脑袋肿胀得要炸了。果然就炸了，咣咣地，炸弹一颗接着一颗。身边的司号员脑袋给炸飞了，脖腔里紫黑紫黑的血毫不吝惜地喷着，血腥让人都窒息了。万明全给吓坏了，身体直直地挺出了掩体。他不是被突然的死亡吓坏的，而是惊异于一个人的肉身体里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血！是战友把他硬拉进掩体的，并朝他脸上重重地打了几个耳光。他从此落下了耳鸣的毛病。情绪一激动，双耳就吱吱地叫，战斗力几乎全部丧失了。因此，到朝鲜还不到一年，他便不得不从战场上退下来。刚一踏上回国的火车，他的耳朵就又开始叫，整整叫了一路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有好事了。”恍惚中，他老婆大菊就站在他身边，厚嘴唇向他努一努：“可不是咋地，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。”“有名儿了没？”“就等你起哩。”“那就叫援朝，万援朝。”进了自家的院门，他就上气不接下气地喊大菊。掀帘子走出的大菊，怀里果然就抱着个婴儿。“是不是咱家万援朝？”他急迫地问。“你咋知道孩子叫援朝？”“在火车上就知道了。”瓮里的砖坯商量着往下坍，一块酥碎了，另一块也酥碎——正如丧失了意志的人群像在同一时刻里均被抽去了筋骨，比着颓下去。四周一片碎裂的声音，像数不清的蛇拥挤着爬出洞来，在寂静之夜蹒跚于枯叶之上。旺儿把灌进耳朵里的土挖出来，听清了王秀珍粗切的呼

吸声。“得赶快捱摸着出去，不然就真的被活埋了。”旺儿的声音颤抖着。王秀珍却笑，乖戾得让旺儿感到有一股寒气。他极恼火，拼命地舞动着双臂，试图掘出一条通道来。但他挖过一抔黄土，另一抔黄土就又补充过来了——就像在活水中下瓢，没办法舀断水流。“你要是想活着出去，就老老实实忍在这儿。”王秀珍说。女人道出了残酷的事实，旺儿恨恨地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全娘的赖你，瓮里根本就不能进女人！”话一出口，旺儿自己也觉得没劲，但不这么说又咋说？方圆数百里，上下数百年，窑行里都有这个禁忌——女人是不能进窑口的。王秀珍伸出手去，碰到了一团热气，知道旺儿就在她伸手可及的地方，心里便不禁一动。“说什么都晚了，你就说咱眼巴前儿该干点啥？”“等死！”旺儿有点恨她。王秀珍捉到了旺儿的一只手，把它放到自己的胸脯上，并且意味深长地摁了摁，“我就不相信，我哥会不带人来救咱。”旺儿的手像被热油溅了，拼命地往回抽缩，但王秀珍早有防备，把它钳牢了。“都啥时候了，你还有那心思？你的脸皮可真厚。”旺儿说。“你可知道，到今天我可还是个黄花儿大姑娘，就这么去了，真是可惜了。”“那就更不敢造次了，万一被你哥他们挖出来，还以为我就是为了日捂你才落到这步田地的，我心里凄惶。”“你的话说得可真难听。”“本来就是嘛。”“你把声音调大一点儿。”王立平斜倚在躺椅上，一边搓着脚，一边命令着他的胖老婆。因为他捕捉到了电视中人物的一个非常的眼神，知道下边一定是一场激情戏。果然，探员乔把逃犯掳进警车之后，一回头看见他的搭档珍妮正低头整理她的胸扣。或许是胜利的喜悦膨胀了珍妮的乳峰，以至于小小的纽扣从扣眼里惭愧地退了出来。珍妮抬起头来，与乔的眼神碰在一起，她居然嫣然一笑。接下来，珍妮同乔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房间，在床上起伏起来。她恬不知耻地叫着，很夸张。“再大一些。”王立平说。“你就不怕被邻居听见？”他的胖老婆说。“你这个人真鸡巴的操蛋，她都敢叫，我有啥不敢听？”王立平一边听着洋女人叫床，一边更意气风发地搓他的脚气，皮屑争着飘到地上，白花花一片。头上的土哗地落下来，弄得两人都不敢睁眼。因为王秀珍刚才来了一个激烈的动作，把旺儿的头揽进了自己敞开的胸膛。那个胸膛有一股热烘烘的干草味儿，这气味逃生一样钻进旺儿的鼻孔和口腔里，引发了他的呼吸障碍。他干咳了一声，推了王秀珍一把，头上的土便铺张着落了下来。“王秀珍，你他娘的找死啊？”旺儿吼了一声。“可是，可是，我真的不想死啊。”王秀珍呜呜地哭了起来。那声音真是丑陋，让旺儿感到一丝惭愧。鸡叫了三遍了，父亲还没有起炕。往日鸡一叫，父亲就醒，醒来就坐在炉坑前擦枪，摁牢松动了的火炮子（火枪的引信）。鸡叫第二遍的时候，他抬腿就往门外走。他身后的门虽然已关了很久，破门而入的早寒还呈雾状在家人的睡脸上起起落落着。鸡叫三遍的时候，父亲又破门而归，火枪的枪筒上挂着他的猎物——通常是三两只松鼠和数只家雀，有的时候是山鸡、猪獾和野鸽子。打到狐狸和夜狸子的时候，他一般不往屋里拿，因为它们腥臊的气味很让母亲腻歪——她只闻上一鼻子，身上就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，便消减了对父亲的敬意和赞美。打猎是父亲的日课，他从不偷懒。因为他打的猎物大多都属“四害”之列，生产队是给报酬的。他只要把家雀的头和松鼠的尾巴提到队部去，记分员就会主动给他过数，往工分簿上记工分。一只松鼠尾巴，两分，一颗家雀头，也是两分。此外，大部分猎物的肉还可以吃。然而为了几粒粮食，自家的女人却成了别人的猎物，他没有理由再闻鸡而动，去表现他对日子的勤勉和忠诚。“他爹，你今儿是咋地了？”母亲往他身边欺哄了半尺，小心地问。父亲恨恨地翻了一下身，说：“我且问你，你昨天到哪个王八蛋家借粮了？”“你要做啥？”“我他娘的一枪崩了他！”母亲咧一咧嘴：“要崩，你就先崩我吧。”父亲咳了一声，不再吱声，然后默默地起炕，默默地坐在炉坑前抽旱烟，面无表情。母亲小心地给他侍弄了一碗热粥：“他爹，难得你今儿个没起夜，就喝碗热的吧。”父亲像遇到了陌生人，疑惑地看了母亲一眼，没有去接母亲手里的碗。母亲端得很尴尬，就把碗放在父亲眼前的炕沿上。“把碗端走。”父亲木木地说。母亲七七地笑。“听见没？把碗端走！”父亲的声音兀地就凌厉了。母亲依然七七地笑。父亲终究没有豁达起来，抄起粥碗便朝母亲砸去。母亲下意识地朝后退了一步，粥碗在她脚下摔碎了。一块碎片优雅地在母亲的脚面上画了一条弧线，不久母亲的脚就淌出血来，很快血就汨汨地流欢畅了。母亲知道自己受伤了，但她仍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还是七七地笑着。饥饿的蚂蚁成群地从角落里爬了出来，转眼的工夫就把零落在地上的粥食嚼干净了，然后又爬上母亲的脚面，啜饮她的血。父亲皱了一下眉头，起身摘下墙上的枪，毫不犹豫地朝门外走。“他爹，求你别走哩！”在他身后，传来凄婉而清晰的一个声音。父亲蓦地站住了。蚁群悄悄地爬走了。万援朝喉咙里卡了一口痰。他的眼睑剧烈地抽搐一阵之后，两只眼球便骇人地凸出着。他的媳妇王小翠掰开他紧咬的牙齿，把吸痰的管子准确地顺进去，然后就开始用嘴作业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蹲在一边抽烟的万明全恨恨地骂了一句：“操他个奶奶的

！”他觉得自己儿媳妇太仁义了，不该遭这个罪。万援朝刚卖完一车西瓜回来，熄了火的三蹦子。还没停止最后的喘息，村里的电工王大伦就在门外吼：“万援朝，村长让你立马就到村部去，他等不及了！”“知道哩，我擦把脸就去。”“擦你娘的屁股，就你那张驴脸，咋擦都是黑的。”王大伦的讥讽首先让屋里的王小翠听见了，她挑帘子伸出一张脸。这张脸又白又媚，万援朝抬眼皮瞅了一眼，嘴角的肌肉便不自觉地哆嗦了一下。他迎着王大伦走了出去。额上的汗流进眼里，用衣角擦了又擦，睁起来还是很困难，同时眼皮不停地跳。进了村部，见到王立平一张阴沉的脸，万援朝便有些惶恐，下意识地堆出谄媚的笑，讨好地点点头。“卖瓜去了？”“是。”“行情不错？”“嗯，还凑合。”“既然是这样，你把电费交了。”万援朝困惑地眨眨眼。他记得前不久他刚刚交过电费，共交了86块2毛2分。“现在是几月？”万援朝问道。“7月。”王大伦不假思索地答道。“既然是这样，交下半年的电费得到年底呀。”王大伦欲言又止。王立平响亮地啜了一口茶，发出吱的一个突兀音。因此，他凝聚了屋里所有人的目光。“废话，村里哪儿敢收你下半年的电费，收的就是你上半年的。”王立平低垂着眼皮说。“可是……”王立平不耐烦地摆摆手：“就王大伦这鸡巴人你还不知道？睡觉都走错了门，他把电表看错了。”万援朝被蜇了一样，倏地站了起来，说：“我是和他一起看的电表，不会错的。”然后他讨好地笑笑，补充道：“我相信自己的记性。”王立平也站了起来：“万援朝，你知道我讨厌你啥？讨厌的就是你这个好记性！”“那是您对我有成见。”“你是荣军家属，咱哪儿敢有成见？你说的净是废话！”万援朝明白了，这是个既定的阵势，他没有逃脱的余地。“我要补交多少？”他决定息事宁人。王立平对王大伦说：“把收据给他，让他自己瞧。”人家把收据都开好了！万援朝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他庆幸自己的精明，庆幸自己是个识时务者。但他接过收据一看，心头的疑惑就再也化不开了——上边的金额是个莫名其妙的数字：189元2角2分。他开始紧急思忖。家里所有的家用电器就明明摆在那儿；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，客厅和卧室各一只25瓦的白炽灯。别人家茅房里还安一只灯泡，可精明的他给节俭掉了。“这咋可能呢，就是重交一回也就是百八十块啊。”万援朝怯怯地申辩道。“这咋不可能呢，就是跟你老婆行房事，你不都是开着灯嘛。”王大伦说完，把自己笑得蹲在了地上。“你真无耻！”万援朝脊椎里生起来一股血气。王立平并不笑，他依然阴着脸说：“话糙理不糙，万援朝，请你交钱吧。”“不交。”“凭啥？”“我没钱。”“你不是刚卖了西瓜吗？”“那也不交，你们这是乱收费！”王立平愣了一下，很快就恢复了常态：“啥是合理收费，啥是乱收费村里有标准，哪个爷们儿的裤子扣没系紧，露出你这么一条驴圣？”“跟你们这号人讲不出理来，咱们到乡里去说。”万援朝转身就朝门外走。“王大伦，你他娘的把他给我拦住，把他的西瓜钱抠出来再说。”王大伦吱溜一下就蹿到万援朝前面，用身体挡着，伸手就去掏万援朝还未被体温焐热的钱。万援朝一下子攥住了他的手，狠狠地扭了一下。

《玄武》

编辑推荐

《玄武》长篇小说：大手笔书写时代变迁的乡村抒情史诗，中国乡村50年变革的全景式宏伟作品，改革开放30年献礼巨作。从小农到村官，是占便宜还是谋利益，从告发到检举，是凭良心还是摆证据。

《玄武》

精彩短评

- 1、玄武村村长王立平的妹妹看上外来打工仔、有妇之夫冯景旺。王家因此残忍杀冯家唯一一头驴，掠走熟透的玉米，逼良为鸭。王立平因艳羨村民万援朝媳妇美貌，将万援朝一棒打成植物人。炎炎夏日，求告无门的万援朝全家长跪县政府喊冤……忍辱多年，万家秘密收集证据，一夜狂奔检举王立平……
- 2、虽然还没看完，但是已被故事情节深深吸引，非常震撼的一本书，非常喜欢
- 3、好!!!很好@@@@@
- 4、……
- 5、故事是从万援朝变成植物人开始的，援朝为什么会变成植物人？原因只为了几百元的电费。更多的是村干部在村里的横行霸道，之后，旺儿家也是因为村长妹看好旺儿，迫旺儿离婚不成，将旺儿家的玉米在秋收前一扫而空，让旺儿家驴子一夜惨死……不过苍天有眼，当翁大宝事业有成之是，恶有恶报了王立平……
- 6、大致看了一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111.com